

“新时代小先生行动”： 家校社协同育人的实践探索

李秀杰,周文鼎
(华中师范大学, 武汉 430079)

摘要:“新时代小先生行动”是对我国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提出的“小先生制”的继承和发展,是我国教育工作者在开展“生活·实践”教育实验中面向基础教育领域推广的协同育人模式。以“新时代小先生行动”为载体创建家校社协同育人模式,是坚持立德树人的重要举措,是助推“双减”的必然要求,是提高教育质量的重要抓手,更是促进终身学习建设学习型社会的客观需要。“新时代小先生行动”促进家校社协同育人目标指向学生全面发展、育人责任涉及社会多元主体、育人场域贯通现实生活场所、协作方式耦合现代信息技术,助推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构建。现阶段,“新时代小先生行动”需要明确协同育人目标,厘清多元主体权责,优化交流沟通渠道,完善多元评价方式建立健全保障机制,不断探索家校社有效衔接、多元融合的实践路径。

关键词:小先生制;新时代小先生行动;家校社协同育人

“New Era Little Gentleman Action”: A Practical Exploration of Family-School-Society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LI Xiujie, ZHOU Wending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Abstract: “New Era Little Gentleman Action” is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ao Xingzhi’s “Little Gentleman System”, and it’s a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model for the basic education field promoted by our educators in carrying out life-Practice education experiments. Through the “New Era Little Gentleman Action” to create family-school-society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model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he “New Era Little Gentleman Action” aims to promote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communicate with social education subjects, contact with students’ real life and apply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Now, “New Era Little Gentleman Action” needs to constantly explore more effective ways of family-school-society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收稿日期】 2025-02-20

【基金项目】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委托项目“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研究”(项目编号:21JZDW001);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资助项目“教育强国的内涵、指标和实现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0220818)。

【作者简介】 李秀杰,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周文鼎,华中师范大学《教师教育论坛》杂志编辑部主任。

Keywords: little gentleman system; new era little gentleman action; family-school-society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促进人才培养方式的改革、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具有重要性、紧迫性和必要性。2023年1月,教育部等十三部委联合发布《关于健全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的意见》,提出到2035年形成定位清晰、机制健全、联动紧密、科学高效的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1]。“新时代小先生行动”是我国教育工作者对陶行知所提出的“小先生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生活·实践”教育实验探索中面向基础教育领域推广的协同育人模式。“新时代小先生行动”以其自身独特的优势在学校、家庭和社会之间搭建起沟通的桥梁,为有效解决家校社协同育人问题提供了经验借鉴,深入探究“新时代小先生行动”的内涵、价值、特点以及实践路径,对于建立行之有效的家校社联动机制、营造良好的协同育人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一、“新时代小先生行动”的发展脉络

“新时代小先生行动”起源于人民教育家陶行知提出的“小先生制”,孕育于中国教育发展新阶段,是我国教育工作者在开展“生活·实践”教育实验中面向基础教育领域推广的协同育人模式。

(一)“新时代小先生行动”的历史溯源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半封建半殖民地、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因战乱不止而经济凋敝、国力不济,呈现一片破败景象。中国知识分子在经历了一系列激烈的社会变革后,极力推行教育救国的主张,认为“教育是挽救国家危亡和进行社会彻底改造的捷径”。^[2]陶行知留学归国后,针对旧中国教育落后、文盲遍地、师资奇缺、劳苦大众没有机会接受教育的现状,致力于把教育普及到平民百姓中。在此期间,陶行知受到长子陶宏教次子陶晓光读《平民千字课》的启发创建“连环教学法”,即由家中识字者教不识字者,“我教你,你教他,他又教他”,成为其后来所倡导的“小先生制”的雏形。^[3]1934年初,陶行知为尽快实现普及教育的目标,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两周年纪念大会上提出在工学团实践中推行“小先生制”,并为儿童自动工学团小先生普及教育队授旗和监督,由此“小先生制”正式问世。陶行知坚信“小先生制”是适应中国国情的普及教育方法,他到处奔走、宣传推广“小先生制”,并亲赴杭州、安庆、凤阳、天津、济南、南京、九江等地发动小先生运动,促进“小先生制”在全国25个省市迅速推广,掀起了一场高涨的小先生运动热潮,其影响还扩大到日本、印度、缅甸、印尼和新加坡等国。

“小先生制”是儿童向别人传授知识的一种形式,^[3]即让儿童一边当学生,一边当“先生”,开展以“即知即传人”为主要形式的教育活动,把学到的知识随时传授给周围的人。其中,小先生中的“小”也不全是指小孩子,而只是相对于大先生的一种特定称呼,师范生、中学生、小学生都可以是小先生,父母姊妹或邻居小孩和大人也都可以是小先生的教学对象。^[3]陶行知认为,用小先生普及教育能够促进学校与家庭、学校与社会流通,“它可以把社会所发生的问题、遇到的困难,带回学校,再把学校里的知识技能带回社会去”,打破学校和家庭、社会之间的隔膜,从而真实地通出教育的电流,碰出教育的火花,发出教育的力量。由此可见,“小先生制”在创立之初便蕴含着融通家庭、学校和社会的教育思想,正如陶行知所说“小先生是一根根流动的电线,这一根根电线四面八方伸展到社会底层,构成一幅生活教育网、文化网,把学校与家庭构成一体,彼此可以来往,可以交通。”^[4]

(二)“新时代小先生行动”的基本内涵

“新时代小先生行动”与“小先生制”一脉相承,坚持将“即知即传人”作为根本原则,以“教人去教人”作为实

施方法,让小先生在“教学做合一”的过程中学习与成长。“即知即传人”意为得到了知识就立即传播给别人,指学生掌握知识后能够充分内化,并作为“小先生”将所学知识有目标、有准备、有条理地传授给他人,从而提升自我的学习效果。“教人去教人”则蕴含了学生在“新时代小先生行动”中的双重定位,一方面要求学生作为“受教者”需向教师学习如何开展“教人”这一实践活动的知识和技巧,掌握“即知即传人”的基本条件;另一方面要求学生在此过程中转换教学角色,从“受教者”转变为“传教者”,并且教更多的人来做小先生,使得教师与学生的角色发生转换,生成全新的“教与学”关系,从而带给学生全新的学习体验,促进其在教学实践中获得知识、增长才干、全面发展。

“小先生制”能够调动学生作为学习者的内在积极性和创造性,是以学生为中心、互教互学的伙伴学习模式。为完成“即知即传人”任务,学生需要提前翻阅大量资料自主学习相关知识,做好充分准备将其传授给他者,需要在即知即传的过程中主动解决新产生的问题。依据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让学生当小先生的“互教互学”是“在同他人的相互作用、合作活动的经验和过程中”^[5]促进其认知发展并建构知识的过程。通过小先生“学”的活动和小先生“教”的活动,能够推动个体在实践中主动、自主、自觉地完成对知识的认知和建构,充分把客观性知识内化为主体性知识,并在实践反思中不断对知识进行强化或重构,从而在真实的实践探究中得到发展、创造与提升。

“新时代小先生行动”的核心主体——“新时代小先生”在家庭、学校、社会等不同生活场域辗转活动的过程,就是推动各场域之间信息沟通、建立联系的过程,更是促进家庭、学校、社会乃至各个相关机构有效互动、协同育人的过程。小先生“教”与“学”的活动将不同生活场域串联起来,在学校、家庭和社会之间搭建起有效沟通的桥梁,班主任、学科教师、家长、同伴、社区工作人员及其他能发挥教育功能的对象既可以作为学生的成长导师,也可作为学生的教学对象,在“小先生”的成长过程中发挥全方位指导作用。小先生的实践活动将学校、家庭、社会的各主体连接起来,形成多元参与、相互协作、资源共享的家校社协同育人共同体。“从情感角度看,主体间同理共情;从信息传递看,体现出多元互动;从学习结果看,彼此共生共进。”^[6]“新时代小先生行动”作为连接和维系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协同育人的纽带,能够产生家校社联动推进、协同育人的成效,为构建学习型社会、实现人的可持续发展,成就人的终身幸福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新时代小先生行动”的现实发展

“新时代小先生行动”是在开展“生活·实践”教育实验的过程中传承和发展陶行知当年推行的“小先生制”,并面向基础教育领域推行协同育人模式。近年来,华中师范大学陶行知研究团队在陶行知创立的生活教育学说基础上,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指示精神,结合时代、社会和教育发展需要,提出了“生活·实践”教育,倡导源于生活与实践的教育,通过生活与实践来实施的教育,为了生活与实践的教育^[7]。“生活·实践”教育针对当前教育与生活脱节、学校与社会脱节、教学与实践脱节的弊端,提出要改进传统教育模式,主张融合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取得协同推进的综合效果。经过十余年的探索改革,“生活·实践”教育实验的理论体系和实践模式日渐成熟,为“小先生制”的实践运用奠定坚实基础。

2022年2月18日,华中师范大学周洪宇教授在“湖北希望工程·民进壹小时爱心基金”座谈会上首次提出,要借鉴和运用陶行知生活教育学说的“小先生”教育理念,把“即知即行”“即知即传”的教育观点运用到学校、家庭和社会中去,并率先在“生活·实践”教育实验学校先行试点。随后,武汉市光谷第十七小学、武汉市光谷第六小学、华中师范大学附属华侨城小学、湖北省武汉市长江文明馆(武汉自然博物馆)、湖北省襄阳市科技馆等“生活·实践”教育实验学校及教育场馆先后举办各种类型的“新时代小先生行动”启动仪式,正式拉开了“新时代小先生行动”的序幕。武汉市汉阳区作为湖北省首个“生活·实践”教育实验区,在开展“生活·实践”教育实验的过程中将“新时代小先生”与劳动教育有机结合,创建了“生活·实践”型劳动教育新模式。2022年7月,武汉市武昌区推出

“新时代红领巾小先生”实践项目,先后设计并开展了科技小先生、劳动小先生、宣讲小先生、环保小先生等系列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实践活动,为基础教育阶段学校理解、学习、开展“新时代小先生行动”提供了优秀样板。

“新时代小先生行动”是当前乃至未来在全国各地中小学宣传推广“生活·实践”教育的有效途径之一。随着“双减”政策的不断贯彻落实,“生活·实践”教育逐渐在武汉市多地中小学中普及落实,并不断扩大辐射范围,进一步推广到湖北、北京、黑龙江、河北、河南、陕西、山西、甘肃、山东、江苏、浙江、福建、江西、湖南、重庆、广东、广西等十余个省市进行理论探索与实验改革,“新时代小先生行动”也随之遍地开花,为全国各地的学校、家庭、社区创造出了各式各样的“小先生”。“新时代小先生行动”作为基础教育领域内家校社协同育人的实践探索,恰好适应我国基础教育格局整体性变革的时代需求,通过在资源共享中搭建家校社政企的协同育人模式,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突破教与学的时空界限,继续为我国基础教育转型升级保驾护航^[8]。

二、“新时代小先生行动”推动家校社协同育人的价值意蕴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办好教育事业,家庭、学校、政府、社会都有责任。”^[9]建立健全家庭学校社会协同育人机制能够重构良好教育生态,提高教育质量与效果,从而为全民教育和终身教育服务^[10]。在此背景下以“新时代小先生行动”为载体推进家校社协同育人,既有重要性、必要性,又有紧迫性和可行性。

(一)坚持立德树人、培养时代新人的重要举措

党的十八大以来,立德树人被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也成为新时代背景下教育的根本目标和立德树人的根本遵循。长期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受追求分数与升学率的影响,呈现出“唯分数”“唯成绩”的功利取向,忽视了学生个体的全面发展。有学者指出,当前基础教育改革的当务之急,是从过分强调“智育”向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转变,大力发展素质教育,这需要家庭、学校和全社会形成共识。^[11]“新时代小先生行动”着眼于学生成长的需要,注重引导学生在各类实践活动中开展“即知即传”“互教互学”,既关注学生的知识学习成果,也关注情感态度、交往技能、社会发展性等核心素养的培养,促进学生知情意行和谐发展,彰显学生主体的完整性。2021年,新修订的教育法规定“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12],突出了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的人才培养新要求。“新时代小先生行动”遵循党和国家的育人要求,整合家校社教育资源优势,以“五育并举”统筹小先生的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和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鼓励小先生在实践活动中坚定理想信念、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加强品德修养、增长知识见识、培养奋斗精神、增强综合素质,帮助其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

(二)助推“双减”实施、重构教育生态的必然要求

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要求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构建教育良好生态^[13]。“双减”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涉及政府、学校、校外机构、教师、家长、学生等各个利益共同体,需要家庭、学校、社会的共同参与和通力合作才能完成。其中,家长观念的转变、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的完善是切实推动“双减”政策落地的关键^[14]。“新时代小先生行动”打破传统学校教育封闭式的办学模式,引导小先生在实际的生活场景中学习知识和传播知识。可以让小先生将在家庭和社会中掌握的能力带进学校,将在学校中学会的知识带回家和社区,让家长近距离观察到儿童的进步和成长,从而有效缓解家长的焦虑情绪,引导其转变传统的教育观念和教育认知。“新时代小先生行动”作为“双减”政策持续深化巩固的助推力,能够整合学校、家庭和社会的育人优势,推动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有效衔接,形成以学校教育为主体、以家庭教育为依托、以社会教育为补充的多维一体化合力育人

新格局,重构良好的教育生态圈,充分发挥 1+1+1>3 的良性倍增效应。

(三)提高教育质量、推进教育现代化的重要抓手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加强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加快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15]当前,基础教育发展的主要矛盾已从“有学上”转向“上好学”,全面提高基础教育质量,建设高质量基础教育体系,已成为中国教育的关键性任务。^[11]实践证明,“新时代小先生行动”作为在我国基础教育阶段试点先行的育人模式,能够帮助基层学校提升办学质量、形成办学特色、增强办学活力。未来将“新时代小先生行动”推广到偏远落后及农村地区,对于解决基础教育“中部塌陷”问题和农村薄弱学校建设将具有重要意义。受限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的现状,我国中西部地区、农村偏远地区、贫困地区的教育资源比较有限,优质教育资源供给远远不足,不仅影响家校社协同育人的效果,还限制了我国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步伐。“新时代小先生行动”在推广的过程中,要注重在区域内进行分类指导与帮助,鼓励优质小学校自主推进,针对薄弱学校重点帮扶,支持学校、家庭、社会之间资源共享、协同育人,形成个性化多元推进战略,将有助于实现区域内教育的优质资源共享,提高基础教育质量和效果,推进教育现代化尤其是基础教育现代化进程。

(四)促进终身学习、建设学习型社会的客观需要

《“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要“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完善终身学习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16],表明家校社协同育人在促进终身学习、建设学习型社会方面具有重要价值。建设学习型社会,就要突破家庭、学校、社会的壁垒,建立高效畅通的知识共享和传递通道。“小先生制”在创立之初便承载着陶行知“知识为公”“教育为公”“文化为公”的理想抱负,通过小孩教小孩、小孩教大人、教人去教人的方式,将文化知识传播给广大民众。在知识更新速度加快、知识价值上升的今天,“即知即传人”能够加速信息共享,提升大众的知识水平。^[17]小先生将现代生活所需要的全部知识、价值、技能、情感掌握和内化,并带回家和社会中教给父母姊妹或邻居小孩和大人等,促进知识在父母、教师、学生等不同代际间以及同辈群体间的传递,有利于突破前喻文化支配下的单向度的传统教育观念,更新代际学习理念,实现“文化反哺”。小先生的“教”和“学”也突破了传统教学的时空限制,让广阔的生活场域都成为学习的场所,让受教育的对象延伸到每一位社会公民,使“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成为现实。持续推动“新时代小先生行动”在全国范围内的试点和推行,充分调动和发挥小先生的作用,有助于加快构建终身学习体系,促进学习型社会的建设和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

三、“新时代小先生行动”赋能家校社协同育人的内在逻辑

“新时代小先生行动”通过小先生连接起家庭、学校和社会,形成教育合力并反过来为小先生的全面发展服务。而要充分发挥“新时代小先生行动”推动家校社协同育人的正向动力,还需深入剖析二者内在逻辑关系,探求其耦合性,真正理解家校社协同育人的内涵,着力解决教育与社会相脱节的问题。

(一)育人目标指向学生全面发展

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及其教育理论的核心,也是我国确定教育目的、制定教育方针以及教育政策的重要理论依据。^[18]2021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榆林考察时强调,孩子们要全面发展,做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成为国之栋梁。在“新时代小先生行动”开展的过程中,促进新时代小先生的全面发展既是家庭、学校和社会协同育人的目标和教育价值共识,也是维系家校社协同育人的纽带。“新时代小先生行动”遵循素质教育理念和未成年人身心发展规律,通过课堂教学活动、综合实践活动、职业劳动体验等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实践活动培养小先生的核心素养和关键能力,联合学校、家庭和社会的力量共同致力于学生的全面发展。引导儿童青少年做热爱祖国、追求真理的“小先生”,做自觉觉人、自利利他的“小先生”,做手脑

双挥、知行合一的“小先生”，做身心健康、阳光开朗的“小先生”，着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二）育人责任关涉社会多元主体

“协同育人是一个复杂的治理过程，无论是个体还是组织机构等主体都可能由于利益相关而参与其中。”^[19]构建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离不开家庭、学校、社会之间多元主体、多种要素的相互关联与支持，促进各教育主体间形成有益且积极的良性互动，切实增强育人合力，是健全协同育人机制的关键。“新时代小先生行动”作为由高校发起、政府主导在基础教育阶段学校自上而下推行的育人模式，其顺利开展更离不开父母、任课老师、班主任、校长、专家学者、教育行政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企业家以及相关社会人士的密切配合、多元合作。基于协同育人目标，“新时代小先生行动”构建了以学校为主体、政府主导、专家指导、学会和校友会支持、家长企业和基金会协助的多平台、多方位、多层面的多元治理网络格局，将家庭、学校、社会之间的多元主体纳入协同育人共同体中，整合动员、配置利用各方优势，为协同育人工作的开展提供广泛资源，充分发挥“家、校、社、政、企”五路大军的力量为开展行动提供必要的服务和条件保障。

（三）育人场域贯通现实生活场所

由于泛网环境的普及、信息互联互通、学习路径多元、学习媒介多样等，“随时随地皆可学”的泛在学习方式逐渐成为可能。^[20]社会成员的学习空间不再局限于学校教室，而是延伸到了广阔的社会生活中。“现代教育系统中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及社区教育都正在突破各自的传统领域，向更多的社会成员开放，凸显出公共性或准公共性特点。”^[21]对于青少年儿童而言，传统的学校教育已经难以满足适应现代社会的快速变化和更迭的需要，特别是难以及时回应其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实践难题，亟须从现实生活中广泛汲取现代社会所需要的知识、技能和情感。“新时代小先生行动”的育人场域贯穿现代生活的不同场所，将青少年儿童的学习场所从学校教室延伸到社会生活中，通过增强现代社会生活与教育之间的结合，彰显实践活动在提高学生核心素养中的独特优势。“新时代小先生行动”以学生的生活与实践为中心，密切联系小先生的成长环境、生活经验和现实活动，与生活中的人的交往、生存、创造价值和追求意义的活动进行“对话”，发掘生活中的教育因子，致力于培养具有生活力、实践力、学习力、自主力、合作力、创造力的时代新人^[22]。

（四）协作方式耦合现代信息技术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教育数字化是我国开辟教育发展新赛道和塑造教育发展新优势的重要突破口。”^[23]“教育数字化是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实现时空耦合的重要支撑。”^[24]基础教育作为国民教育体系的奠基性工程，其未来指向之一，必然是创新应用、整合各种适合的信息技术提高家校社协同育人的效率和质量。“新时代小先生行动”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充分利用数字技术为载体搭建百校规模的共同体社群，广泛发动优秀校长或教师代表向其他学校教师群体分享具有办学特色，已经取得显著成效的实践育人案例经验。同时依托自媒体平台建立“新时代小先生行动”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定期通过活动照片、讲解视频、主题手抄报、宣传手册等全方位全过程展示“新时代小先生行动”实践活动的过程和细节，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促进活动成果的可视化和可传播化，为社会大众理解、学习、效仿提供数据支撑和实践依据，积极发挥行动示范引领作用^[25]。

四、新时代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的建构策略

在我国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完善终身学习体系、加快建设学习型社会、全面推进家庭教育、实施“双减”政策等教育发展新形势下，家校社协同育人具有新的特点、价值与机制。^[26]在新的育人环境下，“新时代小先生行

动”需要融通协同育人目标,厘清多元主体权责,优化交流沟通渠道,完善多元评价方式,建立健全保障机制,不断探索家校社有效衔接、多元融合的实践路径。

(一)融通育人观念,明确协同育人目标

“家校社协同育人模式的建立首先要融通多元主体的育人理念,要把协调主体意识作为育人工作开展的前提任务。”^[27]“新时代小先生行动”要立足于区域教育实践,在充分了解家庭、学校和社会各育人主体需求的基础上,平衡各主体间的利益需求,达成一致的育人目标,围绕小先生的全面发展形成育人的协同之势。一是转变家长的教育理念,通过“大手牵小手”“亲子共读”“夸夸我家小先生”等亲子共同参与的实践活动,让家长亲身参与并见证小先生的成长过程,引导家长转变“唯分数”“唯成绩”的传统教育观念。二是创新学校和教师的育人方式,定期组织讲座、研讨会、培训班等形式多样的交流活动,针对性地向中小学管理层领导、一线教师等群体宣传“新时代小先生行动”的理念和内涵,拓展专职教育人员的知识广度及其深度,提升专职人员的业务水平。同时在校内开展“小先生讲解团”“小先生开讲”“校史讲解员”“红领巾辅导员”“智慧教室小管家”等形式,让学生参与进学科教学、学校管理的过程,营造民主、和谐、平等的校园风气。三是培育协同育人的社会风气,鼓励学生参与“围墙外”活动,利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实践活动在缓解其繁重的课业压力之余培养小先生的核心素养,在生活课堂、自然课堂中进行社会启蒙教育、价值观塑造、科学精神培养、劳动实践锻炼,帮助学生实现全面发展。

(二)细化任务分类,厘清多元主体权责

我国一直存在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之间边界不清、职责不明的问题。“明确学校、家庭、社会的育人职责,促进三方各展优势、密切配合,形成相互支持、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切实增强育人合力,是健全协同育人机制,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28]在“新时代小先生行动”育人模式下,为实现小先生全面发展的核心目标,学校、家庭、社会这三大主体应明确各自的角色定位以及教育责任。其中,学校因具备系统化、制度化的教育教学平台,在“新时代小先生行动”中起到主导作用,发挥学科育人的教育功能,重点培育“语文小先生”“数学小先生”“英语小先生”“科学小先生”等类型的“教学小先生”以及“烹饪小先生”“园艺小先生”“应急小先生”等类型的“生活小先生”;家庭是孩子成长的起点和庇护所,在“新时代小先生行动”中起到助推作用,发挥情感育人的教育功能,重点培育“清洁小先生”“卫生小先生”“收纳小先生”等“家庭小先生”;社会中充分的资源条件和多样的实践基地,在“新时代小先生行动”中起到依托作用,发挥实践育人的教育功能,重点培育“环保小先生”“湿地小先生”“图书馆小先生”“科普小先生”等各种类型的“社区小先生”。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学校是“新时代小先生行动”的策划者、组织者和协调者;家庭是“新时代小先生行动”的学习者、支撑者和监督者;社会是“新时代小先生行动”的宣传者、补充者和引导者^[29],三者发挥各自的优势长处,相互协作、相互监督、互为补充,形成长期稳定的合作机制。

(三)加强信息建设,优化交流沟通渠道

“多主体协同,不仅需要提高服务体系的有效方式,还包括认知、信息、利益、问题聚焦等各方的沟通交流。”^[30]现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为家校社协同育人提供了若干可行路径和支撑,使多元参与主体的深度互联、资源共享、协同治理成为可能^[31]。“新时代小先生行动”可以广泛运用云平台、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等现代技术手段,搭建多种实践教育成果交流平台,形成科学专业、高效同步、紧密联系的多方沟通机制,实现家校社之间充分而又对称的信息沟通。首先,创新家校间交流合作,学校可以将门户网站、微信等即时联络工具、微博和博客等社交软件和平台作为家校沟通的工具,定期地为家长和社区输出聚焦学生发展的图片、视频和文字等信息,让多元主体更为即时地掌握学生成长动态,提高家校社协同育人的时空同步性。学校应联合家长委员会、社区组委组织开展家长会、学校开放日、家长接待日等线下实践活动,让家长真正参与到“新时代小先生”的活动过程,使之成为

“新时代小先生行动”的积极参与者,而不仅仅是学校工作的配合者。其次,促进校际交流与资源共享,利用社交网络进一步完善并扩建“新时代小先生家校社共建群”“新时代小先生行动共建群”等传播渠道,增进校际的经验交流与活动展示,并充分利用数字技术建立学校、家庭和社会教育资源线上图谱,汇集、盘活优质教育资源。

(四) 质性量化并举,完善多元评价方式

建构评价机制是人才培养活动的重要环节,是保障活动提升质量的必要支撑,也是落实评价育人理念的具体举措。^[32]“新时代小先生行动”摒弃过去单纯以学校文化课考试成绩评价学生、选拔学生的考核方式,在报名选拔上坚持班级内部民主讨论和轮换制原则,在考核评价上采用质性评价与量化评价并举、过程评价与结果评价结合的方式,形成以儿童为中心、发展为取向的多元化评价机制。例如,武汉市武昌区在“新时代红领巾小先生行动”开展过程中,依托“新时代红领巾小先生”实践活动记录手册,详细记录了学生参与活动的过程资料和结果资料,并通过学生自评与教师评价对学生的成长表现进行综合评估。南京市力学小学在开展新时代“小先生课堂”的实际行动中,研发“小先生开讲”教学评价机制,综合采用学生自评、同伴互评、教师他评的方式对小先生的授课表现进行评价,并在各种平台上通过照片、视频、手抄思维导图等不同材料展示表现优异的小先生风采,加强过程评价、表现性评价,淡化结果评价。同时,专家团队应加强理论研究,以生活力、实践力、学习力、自主力、合作力、创造力为评价指标对“新时代小先生行动”的实施过程及育人成效进行考核评估,不断提高评价方式的科学性、规范性、有效性。

(五) 整合多样资源,建立健全保障机制

教育部等十三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的意见》明确指出要“加强组织领导、强化专业支撑、营造良好氛围”^[33],为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工作强化实施保障。以“新时代小先生行动”为依托构建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需要整合动员、配置利用政府、高校、社会、企业等各类资源的优势,为行动开展提供必要的服务和条件保障。其一,加强与政府的合作,实验学校应认真学习各种法律法规文件,结合各地区实际情况,积极主动争取妇联、共青团及教育、文化、卫生、文明办等各个部门的支持,争取最大的政策空间。^[34]其二,发挥高校专家团队的智慧力量,组织知名教育专家以及学者深入实验点校开展调研,指导实验校根据学校特色和优势及时调整并完善“新时代小先生行动”操作模式,为“新时代小先生行动”的长远发展出谋划策。其三,加强社会教育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广泛利用各类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法治教育基地、研学实践基地等教育场馆,为小先生创设内容丰富、种类多样的实践活动。其四,积极动员家长企业和基金会协助,充分发挥家长委员会代表、当地企业家、社会公共教育场馆负责人、公益事业单位负责人等人力资源优势,为“新时代小先生行动”的开展提供场地、资金与人力支持,为小先生创设职业体验、研学旅行、科研探索等实践项目,让小先生在贴近社会、贴近生活的实践活动中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努力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有用之才、栋梁之材。

参考文献:

-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教育部等十三部门关于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的意见》[EB/OL]. (2023-01-17)[2025-04-07].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6/s3325/202301/t20230119_1039746.html.
- [2] 章开沅,余子侠. 余家菊与近代中国教育[M].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94.
- [3] 陶行知. 陶行知全集 第8卷[M]. 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14+232+485.
- [4] 陶行知. 陶行知文集[M]. 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21:112.
- [5] 钟启泉. 学科教学论基础[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361.
- [6] 章莉. 小先生制下的伙伴学习:关系及内涵[J]. 教育理论与实践,2020,40(29):47-51.
- [7] 周洪宇. “生活·实践”教育的要义、意蕴与实施[J]. 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2,44(03):1-8.

- [8] 周洪宇,曾嘉怡. 何谓·为何·如何:“新时代小先生行动”的三个基本问题[J]. 教育评论,2022(11):3-13.
- [9]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增强社会各界办好教育的使命感、责任感、紧迫感;共同担负起青少年成长成才的责任[EB/OL]. (2018-09-14)[2025-04-07]. http://www.moe.gov.cn/jyb_xwfb/xw_zt/moe_357/jyzt_2018n/2018_zt18/zt1818_bd/201809/t20180914_348683.html.
- [10] 孙永鸣. 新时代家校社协同育人的内涵和特征[J]. 中国德育,2021(18):15-19.
- [11] 鄧庭瑾. 面向“十四五”建设高质量基础教育体系[J]. 人民教育,2020(22):1.
- [12]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中共中央办公厅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学习宣传贯彻实施新修订的教育法的通知》[EB/OL]. (2021-05-18)[2025-04-07].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2/s5913/s5933/202105/t20210525_533447.html.
- [13]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EB/OL]. (2021-07-24)[2025-04-07]. <http://www.gov.cn/zhengce/2021-07>.
- [14] 周洪宇,齐彦磊. “双减”政策落地:焦点、难点与建议[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43(01):69-78.
- [15]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 (2022-10-16)[2025-04-07]. <https://www.12371.cn/2022/10/25/ARTI1666705047474465.shtml>.
- [16]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EB/OL]. (2021-03-13)[2025-04-07]. https://www.gov.cn/xinwen/2021-03/13/content_5592681.htm.
- [17] 姜念涛,黄胜平. 市场经济与思维变迁[M].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181.
- [18] 王雷. 社会教育论[M].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22:112.
- [19] 顾理澜,李刚,张生,等. “双减”背景下数字化赋能家校社协同育人研究[J]. 中国远程教育,2022(04):10-17.
- [20] 刘革平,农李巧. 从“泛智”论到泛在学习进阶智慧学习:论“泛”教育思想的内在关联和价值意蕴[J]. 电化教育研究,2020,41(06):27-32+67.
- [21] 邵晓枫,郑少飞. 新形势下的家校社协同育人:特点、价值与机制[J]. 现代远程教育研究,2022,34(05):82-90.
- [22] 周洪宇. “新时代小先生行动”在“生活·实践”教育中的价值意蕴与实施方式[J]. 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43(03):96-99.
- [23] 习近平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并发表重要讲话[EB/OL]. (2023-05-29)[2025-04-07]. https://www.gov.cn/yao wen/liebiao/202305/content_6883632.htm.
- [24] 李宇阳,周洪宇. 如何完善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基于系统耦合理论的分析[J]. 中国教育学刊,2023(08):59-63.
- [25] 周洪宇,曾嘉怡. 何谓·为何·如何:“新时代小先生行动”的三个基本问题[J]. 教育评论,2022(11):3-13.
- [26] 邵晓枫,郑少飞. 新形势下的家校社协同育人:特点、价值与机制[J]. 现代远程教育研究,2022,34(05):82-90.
- [27] 李海龙,李广海. 中小学家校社协同育人的价值、困境与实现路径[J]. 教学与管理,2022(24):1-6.
- [28]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的重要行动指南[EB/OL]. (2023-01-09)[2025-04-07]. http://www.moe.gov.cn/jyb_xwfb/moe_2082/2023/2023_zl02/202301/t20230119_1039757.html.
- [29] 齐彦磊,周洪宇. “双减”背景下家校社协同育人遭遇的困境及其应对[J]. 中国电化教育,2022(11):32-36,67.
- [30] 储朝晖. 家校社协同育人实施策略[J]. 人民教育,2021(08):33-36.
- [31] 顾理澜,李刚,张生,等. “双减”背景下数字化赋能家校社协同育人研究[J]. 中国远程教育,2022(04):10-17.
- [32] 刘来兵,任淑叶. 社区小先生制:家校社协同育人新路径[J]. 基础教育参考,2022(11):40-45.
- [33] 教育部等十三部门关于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的意见[EB/OL]. (2023-01-17)[2025-04-07].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6/s3325/202301/t20230119_1039746.html.
- [34] 朱永新. 家校合作激活教育磁场:新教育实验“家校合作共育”的理论与实践[J]. 教育研究,2017,38(11):75-80.